

河洛
春秋

河洛民间习俗 (10)

□ 记者 孙钦良

商贸习俗与集市大观

在古代,洛阳并非当代意义上的“内陆城市”,洛阳水系之发达、河流之多,是我们当代人所不熟悉的,若说如今的火车站广场上,曾流动过滚滚河水,你可能还不相信,但这里确实是谷水的流经之地,更不用说洛阳乃大运河的核心城市了——水陆相济、交通便利、舟车辐辏,使洛阳成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商贸城市,其商贸习俗自然也有渊源了。

西周时期,周人便“喜为商贾,不好仕宦”(《汉书·地理志》),到了东周,洛阳为都城,长达500多年,“周人之俗,治产业,力工商”(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),商贾云集洛阳,形成商贸文化,战国时出现的大商人白圭,就是地道的洛阳人,被尊为“商人始祖”。而从汉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,洛阳一直是全国商业贸易中心之一。

最能体现商贸习俗的莫过于集市,古代集会贸易可谓是百姓的“超市”。只不过这种“超市”,只在白天进行交易,且多集中在上午,所谓“日中为市,致天下之民,聚天下之资,交易而退,各得其所”(《易经·系辞下》),旭日东升,买卖开张;中午罢市,百姓回乡;各得方便,古朴自然。

如果细分,集市也可分为几类,上面说的可称为中集。除此之外,还有早集和晚集。早集,夏日清晨四五点钟即起集,最先来到的商贩,五点钟就有“生意”,冬日则在清晨六七点开张,总之在晨曦初露之时,露水将干未干之际,买卖已经完成,就该散集了。洛阳人给早集起了个形象的名字,叫“露水集”。洛宁、偃师人则称其为“鬼集”,问为啥叫“鬼集”?答曰:“鬼怕太阳,太阳一露头,鬼就回不到冥界了,所以鬼集都在日出前结束。”

其实在我看来,“早集”的出现是为了不误出早工。人们在出工之前,还要买一些生活用品,这就需要早市,这种集市方式,十几年前洛阳桥下还有,西工区的涧东路上也有。这种集尤以夏季居多,以蔬菜等农副产品为多,货量小,成交量也小,参加的人不多,属于图方便的“快餐式”买卖活动。同时“鬼集”还有一个含义:货价涨落不定,诡异多变,难以掌控。

晚集,多见于农村备耕备播之时,三夏大忙和三秋大忙时晚集最受欢迎。农事紧迫时,事情繁多,农人忙碌不堪,若专门抽出时间去赶“白日集”,便成为时间上的奢侈,所以需要晚集,以便于随时添买农具。晚集上卖的多是馒头、耙子、锄以及竹编用品等,而大的农具如犁、耩等,农人早已备下了,不会临时赶集买。

豫西方言中有“赶背集”之说,还有“起了个大早,赶了个背集”之叹,到底有没有“背集”呢?有。“背集”是区别“正集”的一个

称谓,“正集”就是逢集日,有固定的日子,届时必然有集,人多热闹,货物齐全,俗谓“闹集”,而不逢集日的集就叫“背集”,虽有买卖,但很寥落,做生意的人很少,货品也不丰富,故有“背集”之称。

凡是老百姓,不论贫与富,集市都是大家常常涉足之地,到此买东西和卖东西皆曰“赶集”。若无具体买卖目标,只是走走看看,称为“逛集”、“赶闲集”,这正像如今的洛阳女子,无事时就往王府井、新都汇逛逛,只看不买,或为观察商品动态,或只是去消磨时光,谓之“逛街”、“逛商场”。

买卖贸易,古今一理,尽管经营模式和消费的产品大不一样,但心理上都一样,行为方式也雷同,皆是攘攘闹市上的一次徜徉,所谓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”。那些卖东西的,嘴上不停地叫卖,把自家的货物夸成一朵花,无非是想多盈利;那些买东西的,眼睛到处瞅,两只手翻拣着物品,但要其从口袋里掏钱,也不会那么容易。有钱的人,低档货前面,是不会停下脚步的,自有一种优越感;手头紧的人,专往便宜货摊儿前凑,挑挑拣拣,锱铢必较,想拾些便宜,还怕买亏了。所以集市有文化大观,有社会万象,大可玩味。

对那些在偏僻的山村生活,自家村落住户寥寥,有的甚至是山中独居户,哪有在自家门前赶集的便利?这种地方的人赶集便须“趁集”,即依托大村镇集市,买一些生活必需品。所以无论城乡、集市都挑境界,

一般是在大村落起集,并集中于繁华街道或交通方便的地方,从而辐射周边、带动一方,使四村八寨都来此汇集,这也符合商品集散学的规律。

豫西集市的名称,多以所在村镇、街道、河流命名,也有以名胜古迹、寺庙道观名来命名的,如龙门集、城关集、谷水集、田湖集、黄庄集、平乐集、横水集、关林集(后发展为关林庙会)等。也有以商品类别为名的,如粮食集、牲口集等。譬如洛阳老集,形成于金代,距今已有近900年历史了,可谓真正的“老集”。还有谷水集,原由清朝乾隆年间的火神庙会发展而来,也有几百年历史了。还有洛宁县的王范集,形成于清朝同治初年,也是“老集”。

集日多数按农历,固定有期,约定俗成。有天天集、单日集、双日集、三日集、五日集、十日集、半月集之分。大城镇集稠密,譬如洛阳老集就是天天集。深山区,集稀少,十日一集,半月一集或一月一集,集日多在月初。也有随季节变换而设集的,譬如偃师口孜的山草集,俗称“山草市”,只在初春设立,不为别的,为的是方便春耕,提供相应物品。

集市上虽然人头攒动,显得乱哄哄的,但商品摆放有序,各类货摊一街两行,不得碍路或阻挡行人。旧时经营的商品,多是豫西本地货,有粮油鸡蛋、蔬菜瓜果、布匹衣服、家畜农具、日用百货等。当然,集市上也有卖水煎包子等地方小吃的,便于赶集人打尖充饥……



河洛
春秋

洛阳曲剧往事 (30)

□ 记者 孙钦良

曲剧往事:清芬悠远,遗珠满堂

《曲剧往事》至此,即告终篇。回望曲剧岁月,近百年时光既过,前台仍然响着锣鼓,后台却是一抹夕阳。攘攘红尘中的这一曲震荡,真可谓半入丹青之历史,半入时代之剧场——往事清芬悠远,明星遗珠满堂,临了,还要说几位幕后英雄,他们在曲剧领域潇洒过幽幽烛光。

洛阳私塾先生任甲辰,汝州的郭成章、韩宗泉、李升堂等,都编写过曲剧本。郭成章生于1901年,汝州市夏店乡毛寨村人,自小苦读诗书,诗词格律,音韵辙口,皆为通达。他五六岁就熟读四书五经,七八岁便能出口成章,10岁生日那天,方圆几十里内的文人骚客纷纷登门会诗,郭成章应对自如,语惊四座,村子里车水马龙,热闹了好几天。

但他酷爱曲戏,无意于仕途功名,不到20岁,就为戏班子写了好几出戏,《天河记》、《大闹苏家楼》、《丁郎认父》、《刘全进瓜》等都出自他的笔下。《天河记》是根据牛郎织女的故事写成,剧情曲折动人,每演至动情处,台上台下哭声一片,姑娘、媳妇们看罢戏回家,常常走一路哭一路。这出戏在洛阳演出时,女观众看罢戏,围着后台不走,非要看演员卸妆后的模样。文革期间,

全国都唱京剧样板戏,毛寨村里的男女老少却把《天河记》当成“样板戏”偷偷地唱,足见此戏感人。

郭成章是著名剧作家,他编写的唱词通俗,琅琅上口,可让演唱者随心所欲,顺顺当当。他从《聊斋》中挑选情节,改编成《鬼狐传》、《莲香》、《桂莲》,又从《今古传奇》和民间故事中汲取营养,改编成《风雪配》、《六月雪》。他还与杨万春合作,改编了《嫦娥奔月》、《春秋配》、《狐狸仙闹书馆》等剧目。

《风雪配》如今已是经典剧目,但最初洛阳舞台上没有,此剧目先在郭成章的家乡试演,然后在平顶山一带巡演,后来才由刘保才携至洛阳。《天仙配》是从宝丰传到洛阳,后来其他剧本也陆续传到洛阳。郭成章创作的《陈三两爬堂》,先由嵩县曲子班演出,在南阳、老河口、襄阳、樊城演红后,经改编由张新芳主演拍成了电影。

但“文革”开始后,郭成章被打入“四类分子”之列,成为“专政对象”,从此,他只能在一孔破窑洞里了却残年。更让他抱憾的是,有的戏拍成电影后,剧本编剧竟不写他的名字,直到1980年他被“摘帽”后,人家才承认他是原著作者。如今,早已作古的郭

成章,若知道《梨园春》中的打播人都爱唱他的《风雪配》选段,一定会含笑九泉了。这位死在破窑洞里的曲剧巨擘,曾为曲剧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,《曲剧往事》理应给他一席之地!

与郭成章同时编写曲剧的,还有汝州市纸坊街的韩宗泉,他先后创作了《巧中巧》、《错中错》、《打砂锅》等大型剧本。同时改编的剧本有《朱买臣休妻》和《十五贯》等传统剧本。

洛阳的任甲辰,主要改编了《白蛇传》,该戏也是曲剧常演剧目,在此不得不提。还有洛阳曲剧史家李振山,一生竭尽心力,为古都留下了《洛阳曲剧史话》,在这册行文严谨的史话里,李老先生秉笔直书,为曲剧钩沉,为演员立传,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。近年来,曾写过《金鸡引凤》剧本的李学庭,曾多次给我提起李振山的为人,说他真赋文人骨气。

李振山出生于洛阳郊区李屯,是一位出色的戏剧理论工作者,1919年生,后来入省立洛阳初中学习,曾任学生会主席,1948年担任洛阳市戏曲改革委员会秘书,1949年担任洛阳市文联戏剧部部长。除了整理洛阳曲剧史外,他还参与整理了《闻

王进京》、《红娘子》、《三打祝家庄》、《九件衣》等20多个剧本,这些戏均已上演,反响很好。

这位把众多曲剧演员写入历史的人,却没有往自己身上添墨添彩,我只有一个材料中看到:“李振山1954年参与改编了大型历史剧《屈原》,1979年调入洛阳市戏校任编剧,后调入洛阳市艺术研究室,发表有《豫西调今昔》和《河南曲剧发展史》等学术论文。”他对曲剧发展史贡献很大,但他名气不彰,为人处事低调简约,他不动声色和默默写作的姿态,亦如曲剧界众多不知名的幕后英雄,隐身于艺术长河中,飘逸着一脉清流,只能在人们偶而提到时泛起一片涟漪。

愿曲剧奇葩花繁果丰!愿曲剧往事历久弥新!(“曲剧往事”系列终篇)



副刊

投稿:zhout9461@sina.com
电话:65233686